

獻妃記

柳岡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I247.5
3498

81(95)30

獻
妃
記

柳
聞
著

581362

献妃记／柳 闻著

责任编辑：涂心江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南京中央路145号内）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南京人民印刷厂

开 本：787×1092mm 1/32

印 张：17.5

插 页：2

字 数：380,000

版 数：1988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1—22,320册

标准书号：ISBN 7-5399-0084-9/I.80

定 价：4.4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第一章

一

审阅完最后一片竹简，吕不韦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露出了躊躇满志的笑容。在长达二年多的时间里，在处理完军国大事之余，他几乎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这部书稿上了。那靠墙堆放得犹如小山一般的竹简，写着洋洋二十余万言的巨著，已定名为《吕氏春秋》，兼儒墨，合名法，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虽然捉笔的都是手下的门客，但却贯穿了他的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在他的心目中，这是大秦江山千秋万代的重要保证，也是他吕不韦个人的巍巍丰碑。此刻，他想了很多，也想得很远，从那些经过发汗〔注〕处理呈淡青颜色的竹简上，他仿佛看到了神州大一统后大秦江山繁荣昌盛的发达景象。

吕不韦今年五十三岁了，虽然体魄素来强健，平时又注重保养，外表看来还见不到多少老态，但岁月不饶人，精力已大不如从前，操劳久了，便感到疲惫。此刻，他捶了捶腰，刚打算到一旁的便炕上休息一会儿，却听见内书房的门

【注】古代用作书写的竹简先要用火烘烤，使竹简出水。处理过的竹简叫做汗青，不易为虫蛀。

咯吱一声响，贴身小厮吕庆走了进来。

“相爷，中使王公公来了。”吕庆轻声禀报。

中使王公公指的是秦王身边的大太监王顺，平时不常出宫，这会儿来到，显然带有特殊的使命。“快请！”吕不韦顾不上休息，急忙将书简收拾好，在调和了艾草汁的水里洗了洗手，迎了出去。

王顺已在外书房等待，见吕不韦出现，急忙起身，恭敬地作了个揖。“相爷，大王请您进宫呐！”

“知道是什么事吗？”吕不韦亲切地把王顺让到几案边，问道。

“上午，太后打发人来，把大王叫到了后宫，为长安君成蟜千岁的事责怪了大王几句，大王回宫后心情异常烦闷，许是为这件事吧！”

“哦！”王顺的话虽然说得很简单，但吕不韦却已经明白了。长安君成蟜是太后的幼子，今年十七岁了，虽然早就赐爵，也有了自己的封地，但秦王——更确切地说，是他吕不韦，始终没有给予任何实权。对此，太后十分不满，已多次和秦王发生龃龉。

“王顺，太后责怪大王时，你在场吗？”

“卑职在场。”

“太后是怎么责怪的？”

“太后说，同胞手足之间，不该有什么猜疑。先王骨肉不多，就大王和长安君两人，更应该弟兄和衷共济。太后还引经据典，讲了周武王姬发和周公旦弟兄友悌兴周的故事，要大王效法周武王善待长安君。”

吕不韦又是长长地“哦”了一声。但这一声“哦”的意

思却不是理解，而是奇怪了。他知道，太后并非熟读《诗书》熟知三代典故的人，要是没有人向她灌输，她决计讲不出这一类故事。很显然，长安君成娇和朝中某些暗中护持他的人已乘隙进行了不少活动，利用太后的母子之情，向朝廷的权柄伸手了。看来，这桩事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他在心里这么说。

“王顺，你先回宫去吧！对大王说，我一会儿就到。”

王顺走了之后，吕不韦独自在外书房踱起了圈子。对士要谦恭，对政敌要毫不留情地置于死地，对嬴姓贵族更要斩尽杀绝，这是他相秦十几年来抱定的一条宗旨，奉行的一贯政策。这十几年里，被他诛死的嬴姓贵族，少说也有几十。只是对于长安君成娇，他多少有些手软。一方面，成娇年岁还小，还构不成什么威胁；另一方面，成娇是太后的爱子，而他对于太后，又有着深深的愧疚。如今，成娇长成了，目光已开始注视朝廷权柄了，形势已不容他再苟且下去了。只是，采取哪一种解决的方式，处置到何种程度，他一时还拿不定主意。

“庆儿，李长史在府里吗？”

“在。”吕庆答道：“李长史一早就来了，正在为相爷的书稿悬门征求意见的事写书启呢！”

“去把他请来。”

“是！”吕庆答应一声走了。过了一会儿，一个身材颇长，面容清秀，留着三绺清须的中年人走了进来。他便是鼎鼎大名的李斯。李斯举止文雅，说话带着浓重的楚地乡音。向吕不韦作了一个揖，问道：“相爷，您找我？”

“是呀！坐吧！”吕不韦素以平易近人著称，对李斯更

显得尊重和亲切。他把李斯让到客位上，自己在一旁盘腿坐下，叫着李斯的字：“通古，有件事不韦有些拿不定主意，想听听你的主张，你能坦诚赐教吗？”

见吕不韦说话这么慎重，李斯不由得一惊。“相爷，您言重了。斯原是上蔡黔首，蒙相爷的提携方有今日，敢对相爷不以诚相见吗？相爷请说，斯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诚。”

吕不韦点了点头。“通古，论年龄，不韦比你长几岁，可论学识，不韦却自愧不如。这就是不韦单请你来商议的缘故。”说到这里，他朝李斯看了一眼，见李斯面露感激知遇的神色，这才接着说：“你来秦国已经数年了，你我相知的时日也不短了，对不韦这些年来的苦心也该十分了解了。朝中有人在背后议论我，说我阴狠毒辣。是呀，有些事我确是过份了些，可又有什么办法呢！除非我急流勇退，置社稷苍生于不顾。”

“是呀！相爷的甘苦，斯是明白的。为政，岂可行妇人之仁！再说，这也不能怪罪相爷，是他们不安人臣本份，徒起非分之想嘛！”

“说得是。通古，天下之人要是都能象你这么明白，不韦还有什么事会优柔寡断举棋不定呢！”

话谈到这里，李斯已经听明白了一半，知道吕不韦又要除去什么人了。只是他猜不出这个人会是谁。沉吟片刻，他问道：“相爷，难道说朝中又有人有了非分之想嘛？”

“是呀！”吕不韦正等着李斯问这句话，不失时机地回答道：“通古，你一定不会想到吧！这个人竟是大王的亲兄弟。”他把方才王顺来过的事讲了一遍，忧虑地说：“一山无两虎，一国无两主。虽然眼下长安君还没有明显的反象，

但不韦有一种预感，若放任姑息，迟早会有这么一天。”

李斯不由得深深佩服吕不韦政治上的精明和练达。点了点头问：“相爷打算如何消弭这一隐患呢？”

“通古，这正是不韦要与你商议的题目。不韦知道，通古的交游极广，对朝野的情形比不韦知道得更多，我想，对长安君成蛟周围的事也不会一无所知吧！”

李斯不知该如何回答才好。长安君成蛟的事他倒是知道一些，要是在平时，讲出来本没有什么，可此时此刻讲却未免有告密的嫌疑，而这正是他深恶痛绝的。可要是推说不知，瞒不过精明老成的吕不韦，同时也感到辜负了吕不韦知遇提拔之恩。

“通古的为人，不韦是清楚的，要是你觉得这样做有碍你做人之道，请不必勉强。”吕不韦欲擒故纵，故意这么说。

“不，这也没有什么！”李斯终于拿定了主意，说道：“据斯所知，朝中有几位大臣常出入于长安君府第。内中，去得最勤的是将军樊于期。听说，樊于期将军还在教授长安君练技击。其次是太乐令丞公孙章，也是长安君的先生，正为长安君讲解三代典章。”

“原来是他们！”吕不韦的脸色变得十分阴沉。沉吟了一会问道：“通古，你说樊于期和公孙章这么做为了什么？”

这一问，其实是不用回答的。李斯知道，吕不韦心中早就有了明确的判断。可是，他和樊于期、公孙章都有些交情，觉得应该替他们作些解释，便回答说：“斯曾经私底下问过樊将军，樊将军说，无非是报答先王的托孤之恩，希望成蛟千岁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哼！”吕不韦冷笑了一声说：“只怕是希望成蛟千岁

成为一国之君吧！”

李斯不便附和，也不敢继续为樊于期、公孙章开脱，怔怔地望着吕不韦的脸。吕不韦浓眉重锁，显然是在深思。八年前的一幕往事渐渐地在他眼前清晰起来了。那是一个冬夜，他得悉先王已进入弥留状态，急急地赶进宫内，却见樊于期已经先到一步。当他跨入寝宫时，樊于期正伏身在先王的嘴边，倾听先王的遗言。先王崩后，他曾追问过樊于期，然而樊于期没有全部说出来。八年来，他对此始终有怀疑。此刻，李斯的解释恰好向他敲响了警钟。他忽然觉得，已没有和李斯商议的必要了。于是说：“通古，不韦心里乱得很，让我想一想，咱们再接着谈。”

“好的。”李斯知道，吕不韦已经拿定了主意，又一位嬴姓贵族要倒楣了。成蛟的生死，与他无关痛痒，他担心的只是樊于期和公孙章不知会落得个什么样的结果。

二

咸阳宫坐落在咸阳原的北阪上，居高临下，俯瞰着整座城市。渭水从西南方滔滔奔流而来，绕城而过。渭水之东是大片沃野，这便是有名的关中平原。从公元前350年，秦孝公徙都到这里起，经过六世的经营，咸阳宫已变得十分壮丽。层层高台，重重飞阁，复道逶迤，盘根错节，以至那些从西戎来到咸阳的使节对之发出了“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的感叹。

此刻，秦王嬴政正在咸阳宫西侧的暖阁里踱着步。他二十一岁了，身材十分魁梧。宽阔的肩脯，鼓胀的胸膊，使人

感觉到他的躯体中蕴含着无比的力量。他的脸生得并不漂亮，隆额长准，下巴前冲，严格地说，似乎还有些丑陋。但是，那些第一眼见到嬴政的人却往往感觉不到这些。他们总是被嬴政那英姿勃勃的气质所慑伏。在嬴政那并不十分匀称的五官之间，特别是那双有着穿透人心肺的力量的眼睛之间，有着一股令人生畏的莫名的东西。那是非凡的气魄、超人的意志、目空一切的高傲以及智慧、冷酷等等的混合物。他十三岁践王位，至今已经历八个年头。也许正因为这一点，人们常常会忽略他的实际年龄，以为他早已是步入中年的成熟的帝君了。

事实上，嬴政确已在政治上成熟了。他判断是非的能力很强，处理政事十分果断，人们很少看到他在某一件事上优柔寡断犹豫不决过。今天的事实在可算得是个例外。

王儿，你就不能给兄弟一个实职，让他历练历练？他的耳旁又一次响起了上午母后说过不止一遍的这句话。与此同时，他的眼前也浮现了母后那愠怒愤懑的神色。从上午与母后的齟齬中，他已清楚地感到，在如何安置弟弟长安君成蟜这件事上，他再不能苟且下去了。他应该立即作出决断，从此摆脱这令他尴尬被动的局面。

顺从母后的旨意，分给弟弟一些权力吗？不，决不能这样做。熟读史书并且从小在权力角逐中浮沉过来的他，断然地否定了这一瞬间浮现的念头。因为他知道，几百年来，发生在许多国家的内乱正是从这样的错误决定中酿成的。在他的心目中，成蟜是一只虎，只可以饱以肉食永远地关在囚笼之中。可 he 也不能象对待其他嬴姓贵族那样对付自己的亲弟弟。因为他终究是同胞手足，况且并没有公然作出违法的举

动。难啊！他不由得深深地叹了口气。

就在这时，吕不韦来到了。

吕不韦是两朝丞相，托孤重臣，在嬴政面前享有特殊的待遇。他可以不经通报，直入宫廷。除了初五、十五、二十五的大朝会外，他还可以和普通大臣有所区别，见了嬴政不必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礼。这规矩是从先王在位时就开始的，习以为常，因而刚戾暴虐的嬴政也并不怪罪。他步进暖阁，走到嬴政面前，作了揖说道：“大王，老臣吕不韦奉旨来到，请大王垂示。”

“坐下谈吧！”嬴政指了指一旁的黄氍毹。对于吕不韦，很久以来，他便有一种奇异的感觉，说不清究竟是敬，是爱，是恐，还是恨，或许是这种种感情的混合。从他懂事那天起，吕不韦便是大秦国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他老谋深算，指挥若定，灭东周，併卫国，三败东方五国的联军，为秦国扩展了整整三郡的土地和人口。他辅助先王，继承五世余烈，使秦国进一步强盛，论文治武功，超过了昭王时代的魏冉和范雎。认真地考察起来，吕不韦实在没有什么不忠诚的地方。为了大秦国的强盛，完全称得上呕心沥血这四个字。特别是他——嬴政即位的八年里，他不顾年老体衰，日理万机，还不厌其烦地教导他治国的策略和手段。他是忠诚的托孤重臣，但更象体贴关怀的慈父。从这一角度出发，他不能不对吕不韦表示由衷的感激和敬爱。可是，世界上的事就是这么矛盾，在感激和敬爱的同时，嬴政的内心偏偏萌生了一种对于吕不韦的恐惧和怨恨。吕不韦手中的权太大了，管的事也太宽了，在有意无意之间，束缚和阻碍了他的手脚，使他无法按照自己的思想和愿望随心所欲地处理国家大事。

特别是近两年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学识和能力的增强，嬴政有了强烈的冲破一切网罗的欲求，这就使他感到，吕不韦大大超越了一名臣仆所应恪守的地位和身分。有时甚至达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他要争，要斗，要夺回大秦国君应该拥有的一切权威，而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和吕不韦发生种种形式的较量。他自信能在这场斗争中取得完全的胜利，但是，为了夺取这一胜利将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他一时无从估计。此刻，他望着在黄氍毹上盘腿坐定的吕不韦不自觉地又一次想起了这一恼人的问题。

“大王，您也坐呀！”吕不韦说。同时，他也朝嬴政看了一眼。他的语音是慈祥的，目光是亲切的。这是那种只有父亲对待儿子才会有的语音和目光，完全是真情的流露。嬴政刚烈的心颤动了一下，心潮泛起了一丝感动的涟漪。但这仅仅是一刹那。随即，他又产生了一丝不快。他觉得作为一个臣子，尽管是功勋卓著的托孤老臣，仍然不应该这么有违礼法地和国君说话。当然，他不能因为这就立即摆出国君的至高无上的姿态，便忍耐着点了点头，走到中间自己的位置上坐了下来。

“吕丞相，寡人在这个时候把你召进宫来，很是过意不去。你看，需要用些什么吗？”

“多谢大王的关心，老臣并不疲惫，也不觉饥渴，请大王及早垂示吧！”

“那好。”嬴政是个什么事都讲究效率的人，说话从不爱转弯抹角，也不注重辞令。他知道吕不韦一定早从王顺那里了解到了内情，但还是开门见山地把上午太后召见的事说了一遍。“吕丞相，太后要寡人分一些权柄给长安君，寡人

以为，太后所言，虽出于母子常情，但考诸列国治乱教训，不甚妥当，一时不知该如何处置。不知吕丞相可有什么良善之策？”

一路上，吕不韦早就把应对的话想好了，但他并没有立即回答。这是为了显示他两朝元老的身分和遇事老成持重的作风。他装模作样地思索了一会才说：“大王所言极是，春秋以来，东方诸侯各国，因承国之君和诸兄弟的关系未能处理完善而导至内乱的事比比皆是，确实不能不吸取教训。只是太后对长安君成蟜千岁自小疼爱，据老臣所知，为此事已与大王多次发生口角，可见太后旨意坚决，难以变更。处于大王的位置，顺从太后的旨意则国有祸患，拂逆太后的旨意，则家有纠纷，实是两难。如今大王垂询于老臣，老臣斗胆动问，大王打算将此事作国政处置呢，还是作家事处置？”

吕不韦的话初听起来似乎是模棱两可，但细一斟酌，其实观点鲜明。嬴政不由得频频点头，暗暗佩服吕不韦思路清晰，善于提纲挈领。问道：“请吕丞相说得具体些，作国政处置怎样，作家事处置又怎样？”

“若是作国政处置，老臣以为，长安君成蟜虽是太后爱子，大王的兄弟，但名分已定，他便与普通臣民无异，若无军功，不能得非分之爵，不能享非分之禄，更不能受非分之职。我大秦国自商君变法以来日趋强盛，靠的便是赏罚分明，奖耕战，杜私弊，不滥用亲贵。大王恪守祖宗成法，自会得朝野拥戴，自不必有何种顾虑。若是作家事处置，老臣也就不便干预了。”

“寡人承先王之业，践国君之位，所思所想都是奋六世之余烈，舞长鞭御四海，当然将此事作国政处置，请吕丞相

说下去。”

“大王既如此降旨，老臣理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大王，这件事其实在老臣心中已萦回许久，并且深以为忧。”为了让嬴政对深以为忧四个字有一个咀嚼的过程，吕不韦把话语略作停顿，接着才说：“不知大王想过没有，何以太后近来会一而再，再而三地长安君向大王讨权？”

“吕丞相的话意是说长安君在背后唆使？”

“倘只是长安君在唆使，倒没有什么，老臣担心的是长安君的背后还有人出谋划策。”他把樊于期和公孙章他们常常出入于长安君府第的事说了一遍。“樊于期与老臣一样，同是先王的托孤重臣，理应为成就大王的宏图大业倾心竭力，可樊将军对此毫不在意，却对长安君关怀备至，岂非咄咄怪事！这倒使老臣想起了一件事。八年前，先王临终之前，曾露出过要传位给长安君的意思，是老臣坚持立长不立幼的主张，才没有使王位旁落。对此，樊于期、公孙章他们都是清楚的。如今，长安君已十七岁，明年便是束发之年。故而老臣在想，他们会不会是想……”说到这里，他止住了口，脸色阴沉地望着嬴政的脸。

嬴政表面上看来还十分平静，但心里却在激烈地翻腾。八年前先王临终时确有过传位给长安君的意思，而且他还听说有过一道遗诏。当时，朝廷中的一些文武大臣还热闹过一阵，要拥立成蟜即位。要不是吕不韦力挽狂澜，自己的王位能不能坐到确很难说。“难道他们想废掉寡人另立新君？”他冷冷地问道。

“老臣没有足够的证据，还不敢这么说。不过，月晕而风，础润而雨，大王对此决不能掉以轻心。万事预则立，不

预则废，总以未雨绸缪为好。”

嬴政是个聪明人，当然能领会到吕不韦的话意。只是他对这未雨绸缪究竟到什么程度还不清楚，便问：“以吕丞相看来，寡人该如何处置才能消弭这一隐患呢？”

“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以老臣看来，大王要彻底根除这一隐患，除非是将长安君成蟜……”他顺手从几案上拿起一块空白的竹简，一下折成了两段。

“你……你要寡人诛死王弟？”嬴政尽管残忍过人，听到这段话也不由得大吃了一惊。

“这也是不得已的办法。熊掌与鱼，不能得兼，国事家事，不能两全。要知道，与社稷相较，手足之谊无足轻重。当年先王在日，不也是这么做的吗？公子偃不是在杜的地方被秘密处死了吗？古往今来，这类事多不胜数，大王熟谙史书，一定知道得不少，不必老臣一一列举了。”

“这……”嬴政的头沉了下去。是的，这一类事在历史上确实多不胜数。他不否认吕不韦的话有几分道理。但是，长安君成蟜毕竟是他的亲兄弟，他们相差只有四岁。在他登上王位之前，他们几乎天天在一起。天长日久建立起来的手足之情使得他还下不了这个决心。他沉思许久，抬起头望着吕不韦的脸：“吕丞相，难道就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

“不会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吕不韦斩钉截铁地说：“大王，水与火是天生不能相容的。大王想容忍成蟜千岁，可成蟜千岁日后未必肯容忍大王。与其日后被人宰割，何不今日先发制人呢！大王，还记得老臣当年讲过的郑庄公与叔段的故事吗？五百多年前，郑国的情形很有些象咱们如今的模样：庄公的母后不喜爱庄公，处处宠着幼子叔段，庄公不

愿拂逆母后，一再忍让，终于导致了内乱。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大王当引以为训才是。”

“凡乱臣贼子都不会有好下场。当年郑庄公能一举平定叔段的叛乱，难道寡人就不能吗？寡人倒要看看成蟜可敢效法叔段以身试法！”

“以大王的盖世英武，自不难一举平定叛乱。只是老臣以为能把祸患消弭于未萌之前，对于社稷，对于大王的宏图大业岂不更好？”

绿森森的凶光终于从嬴政那鹰隼般的眼睛里射了出来。吕不韦的话拨动了心灵的窗扉。对于他，最崇高最神圣的追求便是平定六国，实现神州的一统。与这一追求相比，所有的一切都显得微不足道，无足轻重。他的手习惯地搭到了悬在腰际的鹿卢宝剑的柄上。但是，这仅仅是一瞬间的行动，他的手又很快地从剑柄上松开了。能这么做吗？究竟是同胞手足啊！母后会怎样看？天下的臣民又会怎样想？仁义，他并不怎样信仰，但信义却不能不顾。因为它同样关系到统一神州的大业啊！

嬴政这一短暂细微的变化没能漏过吕不韦的眼睛。他看到了，也领悟到了，心中不无高兴。因为他终于发现，眼前这位年轻的国君是越来越成熟了。他相信，统一神州的大业必将在自己一手培养的人的手中得以实现。“大王举棋不定莫不是怕太后和天下臣民责难？”

嬴政叹了口气。“成蟜有叛逆之心，可还没有叛逆的举动，寡人操之过急，岂不要招来种种非议嘛？”

“大王所虑极是。不过，只要大王能痛下决心，老臣自有妥善的处置办法。”

“吕丞相请讲。”

“如今正当初秋，赵国边境一带秋粮已熟，太原郡蒙武将军数日前曾有边报到来，说是赵国大将胡仁已率领一支重兵前来抢收庄稼，与蒙武将军的军队多次接仗，互有胜负。老臣以为，这倒不失为一个天赐良机。大王何不命成蛟千岁率兵出征，与胡仁决一雌雄呢？”

“吕丞相之意是借胡仁的刀……”

“是！”吕不韦脸上露出了一丝老奸巨猾的神色。“胡仁是赵国宿将，又占着天时地利之便，成蛟自然不是他的对手。”

“吕丞相能断定成蛟必死？”

“未必。不过，即使成蛟能侥幸活着回来，大王也能办他个丧师辱国的罪命，取消他的封地，将他贬为庶人了。”

嬴政不由得暗暗佩服吕不韦的老谋深算。他点了点头，起身说道：“传旨，宣长安君成蛟进宫！”

三

从咸阳宫往西约一里之遥，有一座新起的建筑，占地虽不广，但却富丽堂皇。如果是白天，打老远便能看到它那朱红色的围墙和檐脊高高翘起的阙门。阙门里，曲折的长廊，连着几座四阿式的殿阁，组成了一个十分雅致的庭院。这便是长安君成蛟的府第。

成蛟是七岁那年赐爵的，因为年幼，一直住在母后的宫中，直到前年才搬出来独居。虽是一母所生，但他的容貌和长相却与嬴政截然不同，套用几句旧小说中常见的文辞，那